

社會秩序與宗族整合——流坑有感

溫春來

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

悠悠古村流坑，依山環水，位於江西省樂安縣西南三十多公里的牛田鎮。她得天獨厚、奇跡般地保存了綿延數百年的歷史文化遺存，古雅悠深的明清建築、內容豐富的碑刻楹聯、栩栩如生的雕刻壁畫、各式各樣的廟宇神殿、口耳相傳的佚聞掌故，讓人徜徉其間，流連忘返。今年7月，我作為“江西歷史文化考察”的參加者，有幸得游此村，面對內涵如此宏富，涉及到歷史、文化、藝術、民俗等諸多方面的活博物館，興奮之餘，又感茫然無緒，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況下，無論談什麼都難免掛一漏萬，或近於皮相之談。

流坑的居民以董姓為主，徙居此地的時間已不可考，我們今天所見的村落，就是明代萬歷年間刑部郎中董燧所設計和規劃的。從帶有軍事色彩的佈局來看，不難窺知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之下，設計者置安全、防禦於重要地位的苦心。

遠遠望去，一道城牆蜿蜒曲折，形成了流坑的屏障，而自西南方迤邐而來的烏江水，繞村南、東、北而過，猶如一條護城河。順著河邊小徑，步入村庄，入口處一座碉堡式的磚樓——拱宸門赫然而立，這座歷盡風霜、蒼苔叢生、毫不起眼的敵樓，想當年保衛村落，也曾風光一時。《胤明房）拱宸門敵樓儼神碑文》載：“村口空缺之處，立有敵樓。上塑漢代帝王將相，以及儼神等百有餘像，祀享血食，下有門戶，以固吾圉。遇有盜賊，足以阻遏，真所謂‘北門鎖鑰’者也。因名之曰‘拱宸門’殆有深意，故彰彰不朽”（周鑾書主編《千古一村——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》頁400）。

村子較大，有3.61平方公里之廣，街道巷子縱橫交錯，有如迷宮一般。靠了梁鴻生教授的介紹，我才看出村中的內湖——南北向的龍湖將流坑分成東西兩個部分，而以東邊為主体。東部房屋從南向北延伸，形成（東西）七橫（南北）一縱八條大巷的布局。走在寬兩三米，以卵石鋪地

的巷道上，可以看見每個巷口均有小樓，多嵌匾額楹聯，裝點村落。這些小樓除下通出入，上置公產外，還具有關鎖、瞭望、禦敵、敬神等功能。無論是明代還是清代的建築，牆面都很少開窗，據說這種設計利於防盜。

董燧對流坑的規劃，是他整合宗族的重要行動之一。其他措施還有修書院、講心學、建族祠、講武備等，其核心在於用儒家的倫理和精神規範族人的行為，以一系列軍事化的方法改善村庄防禦狀況，藉此增強宗族的凝聚力及自衛能力。

筆者感興趣的是，帶有濃烈軍事色彩的宗族整合，其社會背景究竟是什麼？江西地近閩粵，在明代除了本身社會的動蕩外，還常常受到所謂閩廣流寇的騷擾，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，流坑便在閩廣鐘凌秀農民起義軍的兵亂中遭受浩劫。董燧對村庄的整頓，正是在此之後的第二年，此次兵燹之禍，對董燧的刺激頗深，在《董氏大宗祠祠規》中，他沉痛地寫道：“邇者承平日久，閩廣流寇長驅（驅）深入，如底（抵）無人之境，坐不知兵耳。今若使子弟知兵，大則衛國保民，小則宜家保族，又何患大盜之危害哉？”因此，他要求“自今以始，合擇子弟中有才智勇力者，教之習射。使步箭、馬箭、論策三場閑（嫻）熟，應期進取，以繼先世之業。其次於每歲收成之後，各房擇子弟義勇者，公出力請教師，修戎器，習武藝，以為地方之防”（《千古一村——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》頁359-360）。由此使人聯想到，應付社會動亂可能是董燧及其他族中精英整合宗族的基本動因之一，也為他們的改革提供了足以服眾的理由。

各種軍事化的措施，不但是宗族整合的重要內容，而且還是一項公共活動，成為宗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。請看《樂邑流溪董印明房儼神會略》：

古者歲終時而儼，吾鄉之舉此神，亦猶行古之道

也。我先祖立廟北垣，就拱宸門上架造敵樓，中祀炎儲關帝，旁納諸難神面。所由來者，吾族地居谷口，實為閩廣山寇經途，擾攘之時，屢遭其害。我先世嘗修武備，借戲舞以為訓練，內以靖其氛，外以御其侮也。然而事雖近戲，而周禮不廢，似亦未敢厚非，一舉而兩得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吾何為獨不然哉？因以紀其事。

每年冬月，弟子操習拳棍團牌。新春之月初，結台演戲，裝扮古傳，成部教演站陣兵法。凡房下喜慶，俱得藉以致賀。元宵裝扮神像，掃蕩街巷。是夜，汛掃廟樓龕座。中夜，房長率眾行四拜禮，祝神安位。即將經年竹宵雜穢著送至樓下塘惹上焚化。回身復行四拜禮，關閉宮寢如常。（《千古一村——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》頁 401）以上感想，或有不妥，敬請諸君子斧正。

南雄珠璣巷中的捐款碑

黃海妍

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

在廣東許多族譜中，都提及散居珠江三角洲諸族姓，始遷自南雄珠璣巷，我為此一直很想到珠璣巷看看，籍著這次考察活動，終於得償所願。而在珠璣巷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“宗祠”內的捐款碑和告示。剛剛進入珠璣巷，鄭振滿老師就提醒我注意各宗祠內的碑刻。在“巷”兩旁分別題有“何氏宗祠”、“張氏宗祠”、“劉氏宗祠”等等匾額的低矮房屋中，果然發現有不少用黑石淺刻的“捐款芳名錄”以及手寫的“告示”和“功德欄”。例如在“鄧氏宗祠”中貼有一份白底黑字的“告示”：

告示鄧氏宗親們：（造价 210 萬元）鄧氏大宗祠（鄧氏紀念館）自去年九月動工興建，地點在雄余公路傍胡妃紀念館左側，現工程進展很快，已進入安裝階段，預計今年 6 月可完工，但資金仍尚缺，希廣大宗親踴躍捐資，為宗祠添磚加瓦。

獎勵辦法（個人或單位）如下

1. 捐款 100 元以上者勒碑留名
2. 捐款 5000 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六寸瓷像
3. 捐款 1 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八寸瓷像
4. 捐款 3 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寸瓷像
5. 捐款 5 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二寸瓷像
6. 捐款 10 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二寸并以一室命名
7. 捐款 20 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四寸瓷像并以一室命名
8. 捐款 50 萬元以上勒碑留名鑲十六寸瓷像并以一

室命名留念。

鄧氏宗親會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

“捐款芳名錄”則是幾乎每間“宗祠”內都有，內容是捐款一百元以上者的姓名、金額和住址，捐款者來自廣東的多個地方，主要有廣州、順德、東莞、番禺、從化、南雄、中山、江門等，甚至有香港和台北。有意思的是在“張氏宗祠”中有一位張青，來自香港，捐款二百元，并標明“祖籍江蘇南京”。

在珠璣巷一側立有一牌坊“祖居紀念”，內有一群新造的仿古建築群，分別有“黎氏宗祠”、“陳氏宗祠”等，顯然這些“宗祠”是募集到足夠捐款後建造的。

在各“宗祠”的捐款碑中可以看到，捐款的人即所謂的“宗親”來自不同的地方，互不相識，只不過具有共同的姓氏而已。然而他們卻可以為著一個共同的“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”的虛構故事而去到珠璣巷，并響應現在珠璣巷居民的募捐號召，慷慨解囊。可見，儘管是在一個相當大的地域範圍內，而且沒有共同的世系關係，沒有固定的系譜，卻仍然可以通過對珠璣巷故事的認同，對祖先來自中原，標榜正統觀念的認同，而使來自不同地方但有著共同姓氏的人聯繫起來。

由此我聯想到在清代廣州出現的各姓宗祠，其建立和存在豈不是與今天珠璣巷中的各姓“宗祠”有不少相同之處？